

百年回忆容子自传（十）3



图为张实中总编辑和夫人林淑昭女士

总编发挥着骨干作用。

1953年4月，我22岁，进泗水《大公商报》，开始做的是夜间收听。家里连收音机未曾有，怎么办？梦寐以求的工作，难得的机遇，怎能退缩？一连几夜，躺在床上，思路混乱，辗转反侧。新挑战，贫穷让我养成了坚持不懈，你想要的，要你自己去争取。

报馆借我一架收音机，老古收音机，面积占半个写字桌。想问送收音机的人，如何用法？可是来人，把收音机一放就匆匆跑掉。我望着他的背影，茫然，还得自己设法。收音机外壳，油光已褪，我轻轻用布把灰尘抹去。它将每晚伴我无眠，它是我的“初恋”。欢喜若狂，却又忧心忡忡。珍惜好奇，却又如梦方醒。

我找有收音机的邻居问，有一问三不知，有似懂非懂，还好问多了，知道本地频道在哪里，外国频道在哪里，于是自己细心捉摸，倒也慢慢熟悉。我收听

的是记录新闻，也是“慢声新闻”，播音员一句一句念，我就跟着一句一句写，遇到新名词或人名地点，播音员会连念三次，甚至加以解释。深夜，我专心收听，上午醒来，睡眼惺忪。电讯报馆一早派人来取，每月薪水也派人送到家，所以我不必到报馆上班。年轻意气风发，决不虚度年华。当时的我，正是朝着这个方向，努力迈进。

约半年，忽然接到报馆调令，把我调任编辑。这又令我兴奋，思潮起伏，澈夜未睡。把讯息告诉“星火”师兄师弟，文熊师兄（玉冰）鼓励我“大胆干，《星火》一群，全力支持。”奕廉师兄说“终于如愿，恭喜！”黄勤力透过眼镜，看着我，希望多帮忙”我嚅嗫地说。“你是《星火》的缩影，也是骄傲。”

那天上午，我到报馆报到。报馆在泗水北区邦光3巷，这条巷建筑物古老，是由邦光街到巴比安市场的一条捷途。路不宽，勉强可通四轮车辆。我对这条巷

很有印象，曾数次，下午到南京戏院看电影，看到新闻记者张植南骑着大型摩托车，从戏院侧巷奔驰出来，才知道《大公商报》在这巷子里。出于仰慕，多次刻意走过，报馆在我心目中，不是一间陈旧的两层建筑物，而是赫赫有名的新闻宫殿：不是普普通通的工作人员，其间卧虎藏龙，他们的工作影响着华社人心、导向！

跟我接头的是，原副刊编辑吴金盾师兄。我对这位文艺大兄（笔名鲁东），久闻其名，现在才接触。此时此刻，心卜卜跳。他戴着一付深度眼镜，望着我。他说“副刊的工作，你在《星火》搞过，差不多一样。”

“我什么都不懂，希望多帮忙”我嚅嗫地说。

“你会的。”金盾师兄再用深度的眼镜望着我，很亲切、很诚恳、又很有耐心。他把工作交代一番，他指着一排写字桌：“靠左第四张是你的。头一个礼

拜，把改过或要发表的稿，先交给我……”一切都很顺利。吴金盾师兄祖籍福建泉州，1929年出生于泗水，泗水新华中学第一届高中毕业生，长时间担任泗水新群社、泗水华侨民主青年社团联合会秘书。单从这段历程，他虽只比我大两岁，已让我望尘莫及。

我被推上“副刊编辑”位置，可说“天赐良机”“恰逢其时”，原因有三：一是五十年代，华校高中生毕业后，多往北奔，连学校都闹教师荒；二是我曾参与编辑《简报》和《星火月刊》，有过小小编辑经验；张植南兄同乡又同巷，了解我背景单纯，经他力荐就顺理成章了。

吴金盾师兄移交副刊后，即着手编辑第一版。第一版是国际版，是报纸的“灵魂版”，一直由张实中总编掌握，现由青年编辑接任，可见张老，卓有远见，胸怀宽广，培养人才。

张实中总编辑，是我早已心仪敬仰人物，他写的社论，文字通俗优美，条理明了清晰，我喜欢。有些我还把它剪下，集子，诵读。现在得以在他身边工作，近距离感受他的人格魅力，文字风采。

张总，六十岁左右，中等个子，身穿黄色西装（整个报馆上班人员，穿西装结领带，唯独张总一人），他额头宽阔，声音宏亮；两臂有力，显示强悍的气魄。上班时，坐三轮车，风雨无阻。下班回家，研究学问，少有

应酬。报馆楼梯木板，皮鞋声响，知道张总上楼了。到了楼上，三步并作两步，坐下立即翻开速记本，将从电台速记的重要新闻，抄录一则，交去排字，再抄录一则，再交去排字，精力充沛，工作不倦！

张总也有风趣的一面。报馆中午12点到午后1点，是午餐时间。工作完毕，饭前无事，饭后轻松，这当儿张总会兴味盎然地给大家讲述新闻背后故事，在编辑室里，往往爆出笑声。张总的声音本来就宏亮，连楼下经理部的同事也听到。有的故意上楼走一圈，驻足听后，才督督下楼。

张总住巴杀都里（Pasarturi）“印度木行”岳丈林清芬家。说到林公也非等闲之辈。1920年携带夫人和尚在襁褓中的女儿出洋，来到泗水投靠长兄。年轻的林清芬从挑木炭开始，到1934年建立了“印度木行”。他善待顾客，一般木行不让退货，而林公允许尺寸买错的顾客退换木材。“以小见大”，就不难理解林公所做的公益事业。

泗水当时有三家华文报——《大公商报》、《华侨新闻》和《青光日报》。

泗水《大公商报》原社长叶世昌因感运营困难，有意出让，正与《华侨新闻》报商谈。进步人士找林清芬，请他出头买下。改组后，林清芬成为《大公商报》社董事长。张总《子夜诗歌》里有一首“谢林清芬先生”，其中一段：“领君深意